



第1辑

鲜阅读

2007.7

秦文君 ▶▶▶ 俞林的心

马鸣加系列：
郑春华 大人总是有道理

曹文轩 哭泣的火焰

张 弘 ▶▶▶ “哈迷麻瓜”游英国

希望童书
CITIC Young Readers



我是精灵

夏夜
当萤火虫的光亮
斑斑点点地闪烁
在红月亮的梦乡里穿梭的
是我
如果你相信有精灵
请你拍拍手
是的 我是精灵

从你睡着的窗户
我悄然而入
我振动双翅
把一点点明亮的种子
一点点爱的露水
和一点点细碎的星光
献给你小小的心

插图 / 钦吟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鲜阅读. 第1辑 / 殷健灵主编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5086-0923-2

I. 鲜… II. 殷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84196号

鲜阅读·第1辑

XIAN YUEDU · DI YI JI

主 编: 殷健灵

平面设计: 唯 仁

策 划 者: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

出 版 者: 中信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)

地图外文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6

字 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7月第1版

次: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号: ISBN 978-7-5086-0923-2 / I · 45

定 价: 15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-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2007年 第1辑

主编笔记 . . . ▼

来吧！开始我们的芳香之旅 3

点一盏灯 . . . ▼

秦文君 俞林的心 4

郑春华 大人总是有道理（外二篇） 12

曹文轩 哭泣的火焰 18

赵丽宏 三城记 26

桂文亚 直到永远 32

饶雪莉 我不再是乖宝宝 38

殷健灵 sweet town 系列 42

笑话篓子 . . . ▼

你抱我走吧 等 48

远方的星 . . . ▼

奥菲丽娅的影子剧院 50

书的光芒 57

狐狸的窗户 58

老师的眼睛是X光 60

卡通工场 . . . ▼

毛晟匀 花 62

经典小馆 . . . ▼

子涵说童书 我们的埃米尔 74

绘本彭懿 走向长长的隧道的另一头 76

大脚丫地图 . . . ▼

张弘 “哈迷麻瓜”游英国 78

作文讲堂 . . . ▼

“新概念作文”的秘密 84

爬格子 . . . ▼ 86

自测游戏 . . . ▼

脑筋急转弯 92

心理自测 92

帝企鹅书房 . . . ▼ 94

《鲜阅读》读者调查表 . . . ▼ 96



我是精灵

夏夜
当萤火虫的光亮
斑斑点点地闪烁
在红月亮的梦乡里穿梭的
是我
如果你相信有精灵
请你拍拍手
是的 我是精灵

从你睡着的窗户
我悄然而入
我振动双翅
把一点点明亮的种子
一点点爱的露水
和一点点细碎的星光
献给你小小的心

插图 / 钦吟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鲜阅读. 第1辑 / 殷健灵主编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07.6

ISBN 978-7-5086-0923-2

I. 鲜… II. 殷… III. 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84196号

鲜阅读·第1辑

XIAN YUEDU · DI YI JI

主 编: 殷健灵

平面设计: 唯 仁

策 划 者: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

出 版 者: 中信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)

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

经 销 者: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6

字 数: 10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7月第1版

次: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

号: ISBN 978-7-5086-0923-2 / I · 45

定 价: 15.00元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—85322521

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010—85322522

E-mail: sales@citicpub.com

author@citicpub.com

2007年 第1辑

主编笔记 . . . ▼

来吧! 开始我们的芳香之旅 3

点一盏灯 . . . ▼

秦文君 俞林的心 4

郑春华 大人总是有道理(外二篇) 12

曹文轩 哭泣的火焰 18

赵丽宏 三城记 26

桂文亚 直到永远 32

饶雪莉 我不再是乖宝宝 38

殷健灵 sweet town 系列 42

笑话篓子 . . . ▼

你抱我走吧 等 48

远方的星 . . . ▼

奥菲丽娅的影子剧院 50

书的光芒 57

狐狸的窗户 58

老师的眼睛是X光 60

卡通工场 . . . ▼

毛晟匀 花 62

经典小馆 . . . ▼

子涵说童书 我们的埃米尔 74

绘本彭懿 走向长长的隧道的另一头 76

大脚丫地图 . . . ▼

张弘 “哈迷麻瓜”游英国 78

作文讲堂 . . . ▼

“新概念作文”的秘密 84

爬格子 . . . ▼ 86

自测游戏 . . . ▼

脑筋急转弯 92

心理自测 92

帝企鹅书房 . . . ▼ 94

《鲜阅读》读者调查表 . . . ▼ 96

来吧！开始我们的芳香之旅

亲爱的读者：

《鲜阅读》第1辑和你见面了！

这是一本特别的像杂志一样的“书”。

当你翻开它，会发现，它既有一般书的深度和厚度，又比一般书更活泼。在纸页与纸页的翻动间，会有文字和图画的“清香”扑面而来。

是的，文字和图画都是有香味儿的。虽不浓烈，却可以于不知不觉中沁入你的心脾。

在“点一盏灯”中，你会看到一串熟悉的名字。他们几乎都是国内一流的作家。这些文字风格各异，或活泼，或深沉，或温婉，或醇厚，或想象奇诡。虽有这么多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都怀揣一颗有责任感的，温暖而美好的爱心。童年的阅读如果从这样的文字开始，犹如走上一条花香四溢的小径，一路芬芳你成长的路。

还有那些“远方的星”，它们闪烁着异彩，在遥远的地方向你眨动眼睛。关于生命中的爱与亲情，关于童年期的猜想和欢快，关于书的光芒。在你们这个年纪，没有什么题材是不能阅读、不能理解的。那些人类文化中的精粹，不分国界，也不分时代。陪伴好书长大的心灵，一定会比一般的心灵更加丰富、敏感与充满爱意。

期盼已久的《哈利·波特7》即将于7月上市，我们先去“大脚丫地图”做一下热身，跟着童话作家张弘阿姨去罗琳的故乡英国逛一逛，做一回“哈迷麻瓜”。

逛累了，别忘了去“经典小馆”歇一歇。在那里，两位有趣的叔叔在等你们——酷酷的梅子涵教授和大个子彭懿叔叔，听他们说话，你会觉得，经典离你一点都不远！

7月是万物繁茂的季节。在夏的火热到来之前，如果你能和《鲜阅读》相遇，也许就能获得一份心灵的清凉。

灼热的骄阳下，它是一片青绿的叶子，请你——将它——托在小小的掌心。

殷健灵 2007年6月

花的学校

（印度）泰戈尔

郑振铎译

当雷云在天上轰响，六月的阵雨降落的时候，
润湿的东风走过原野，在竹林中吹着口笛。
于是——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，
在绿草地上跳着狂欢的舞。

妈妈，我真的觉得那群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。它们关了门在做功课。
如果它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，它们的老师是要罚它们站壁角的。
雨一来，它们是放假了。

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，绿叶在狂风中飒飒地响，雷云拍着大手。
这时孩子们便穿了紫色的、黄色的、白色的衣裳，冲了出来。

你可知道，妈妈，它们的家是在天上，在星星所住的地方。
你没看见它们是怎样急着要到那儿去么？你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急急忙忙么？
我自然能够猜得出它们对谁扬起双臂来：
它们也有它们的妈妈，就像我有自己的妈妈一样。



俞林的心

✖ 秦文君

俞林的母亲是方圆县一带出了名的大美人，外号叫“赛貂蝉”。

长成英俊少年的俞林出门时，那些年轻的大嫂常常会上来跟他提起她，胆大的使劲盯着他看，拍着手儿说：“看他的眉眼，看他的下巴，和‘赛貂蝉’一样俊俏。”胆小

的跟他搭讪时还脸红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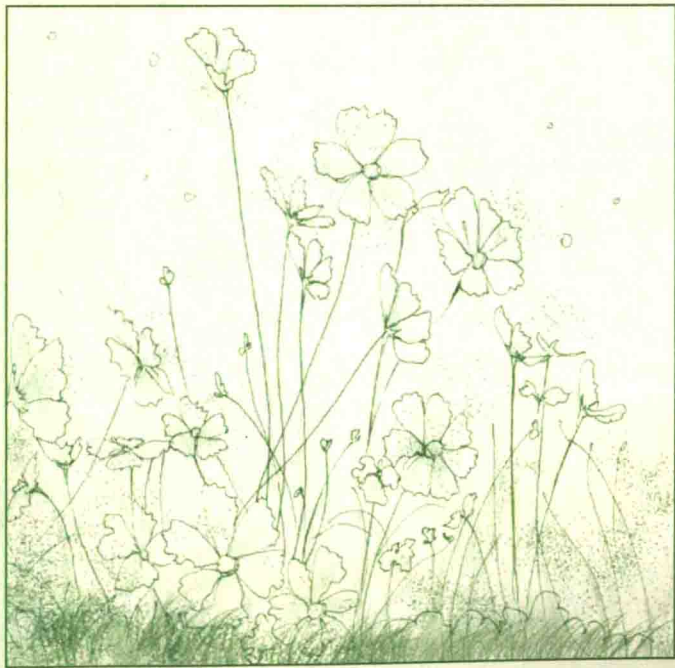
俞林逃避她们的目光，看着远处笑一笑，他是个内心翩翩起飞的少年，树上的麻雀、地里的高粱、花草昆虫、路过的漂亮女孩都能令他兴致勃勃。甚至，他一想到自己出生的那些秘密预兆，心里也会有隐隐的激动，猜

到自己将有特别不凡的人生。

俞林在离开乡下奶奶来方圆县念高中那天，才知道自己出生时的蹊跷。

乡下奶奶说，那天不同寻常，当时县里刚开始大规模地圈地扩建，沿着铁轨通过的方向，榆林村一带的三乡四十八村，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村落在图纸上被粗粗的红色征用线劈成两半，没划进去的土地依旧如故：种高粱，种花生，种能长青苗的庄稼。划进去的那一部分地盘破土动工，交给比坦克还大的铁皮机器来夷为平地。

乡下奶奶说，每个人出生时都会有细微的征兆，有些人是奇人，为了他们的出现，动静就更大喽，天地都要动上几动呢。



俞林的母亲产后一直没有缓过来，她原本是个外貌美丽绝伦，内心羞怯娴静的姑娘，被严厉的母亲管教得郁郁寡欢的。她结婚之后人们发现她不愿抛头露面了，等到生下俞林之后她更安静了，变得如天边湖水般的寂静。

她常常接连几天不开口说一句话，要说话前犹犹疑疑，感觉很羞怯，仿佛把一句句话当成一个个花苞，害怕开完一朵就会破碎一朵吧。她天天躲在家里做女红，埋着头描万紫千红的花蕊，绣娇嫩的粉蝶儿。

老人们都在说，自从大动地气扩建方圆县城之后，土地少了，人心活了，榆林村一带的好田就不如以前肥硕了，不肯长出好庄稼来。

一批批青壮年背着行李外出打工，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。俞林的父亲俞大成按书上的致富经挖过鱼塘，养过蚂蚁，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。苦闷了好长一阵，恋家的他一狠心，穿过当时还空荡荡的方圆县城，只身去了更远的大城市谋生。

外祖母好像很担心

年轻男子独自在外惹出绯闻来，便趁着方圆县扩建的机会交了土地，带着俞林的母亲搬到方圆县城居住，盘算着有朝一日把女婿召回来。

她积攒了女婿寄回来的钱，慢慢盘下一家小杂货店，雇了一个远房亲戚家的女孩看店，干起了小本买卖。那家叫永生的小店被她盘得有声有色的，小店卖的是人活着都用得着的必需品，还有那些绮丽的绣品。

外祖母安顿好生计后，又跑到榆林村，变着法儿要把幼小的俞林抱走，可是奶奶死活不愿意，她说儿子已变成儿媳的人了，他的心怎么也收不回来了，要是孙子得不到她的庇护，再被抱走，变成五谷不分的人，这老俞家还有什么盼头。

外祖母只能让步，但是从那以后她规定俞林改口叫奶奶“乡下奶奶”，叫自己是“城里奶奶”。

俞林考进县城最好的方圆高级中学后，才离开乡下奶奶的榆林村。平时还好，他可以住在学校里，可到了节假日就难了，他想两边匀着住，可

惜经常身不由己。

俞林的生日就这在本周五。

城里奶奶和乡下奶奶都想给他过生日，特别是城里奶奶，她不由分说地忙开了，每天带一个口信要俞林周末留在县城过生日，她和乡下奶奶之间的那种争夺和暗自较劲，一天也没有停止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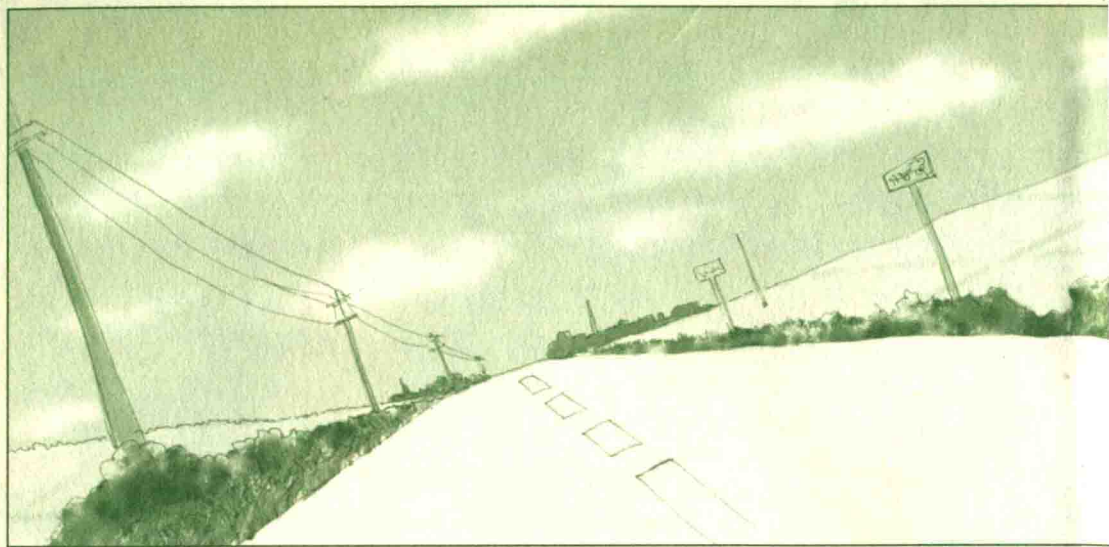
临到周五放学，俞林都站在校门口了，内心还在左右为难呢，拿不定主意该往哪边走。他有着父亲的自由天性和母亲的敏感细腻，所以城里奶奶强悍的干预令他不快活，他的眉宇间带着淡淡的忧伤。

“俞林，俞林。”有人叫着，“停一停！”

俞林知道是谁在嚷嚷，假装听不见，对方却是好脾气，说：“俞林哥真是我的贵人呵，留汉一有难事，你就及时现身了。”

“好话说第二遍就不值钱了。”俞林说。

赵留汉哧哧地笑，这个人瘦瘦的，身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赘肉，头发又短又硬，鼻梁两边有几滴鸟屎似的雀斑，眼睛又圆



又亮，溜溜的。他机灵狡黠，贪吃，有时还很自以为是呢。

“俞林哥，你是学生中的老大，我赵留汉是老二。”赵留汉开不了口似的说，“不过……有些事情我……抢先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？再不说就不允许提了，让它烂在你肚子里当大屎块。”

赵留汉这才说：“求俞林哥帮忙……去一趟宴香府吧！”

“宴香府？”俞林暗暗吃惊，那可是方圆县城最豪华的饭店，菜肴和酒水都贵死人，“你发大财了？”

“宴香府没有那么邪门吧，它是叶青青的妈妈开的。”赵留汉低下头

咽了口唾沫，“俞林哥，好兄弟，替我送个小玩意儿。”

“给谁送小玩意儿？”俞林说，“让我？”

赵留汉还是个薄脸皮的人呢，他的脸变得像烧鸡一样红，支吾着说：

“她，她今天过生日，说好要送……礼物，都备好了，可是她，她今儿没来。”

“是叶青青？”俞林惊讶了，“你们俩……那个，关系不是一般朋友吗？”

赵留汉说：“有这么一说吧，俞林哥，知道了可别传出去呀！”

“找个女生去送吧，”俞林说，“要不你自己去

送，我和她并不熟。”

“什么不熟，是个人就知道你这大才子班长！”赵留汉说，“既然答应她今天送礼物的，拖到明天也不好，求你啦，求你啦！”

“她没来。”俞林说，“那是她的事。”

赵留汉又是一阵恳求，说巴不得亲自去送，可是一分钟前马哥打来电话，有个紧急的差事叫他相帮，马哥开了口，就是刀山火海他也得去呀。

“拿来吧。”俞林说，“就你的事儿多，献殷勤，真没意思。”

赵留汉羞答答地递过来一罐软体牙膏似的东西，解释说这是女孩子用的护手膏，有薰衣草香味

的。

俞林心有不甘，使劲捏它，从那盖子里挤弄出星点稠稠的沫子，放在鼻孔前来闻一闻，留汉猛叫：“俞林哥，别捏呀。”

“真是重色轻友。”俞林嘀咕说，“那么金贵吗？”

“好闻吧，听说熏衣草香味能打动女孩。”

俞林不忍再折磨他，就说：“你写个纸条吧，免得我还要费口舌跟人家说明。”

“我怎么会没想到呢。”赵留汉说着骄傲地挺直了又薄又硬朗的身子，“俞林哥，你一句话也不必说，小青青会懂的。”

俞林窃笑，没想到这位弟兄还留着这一手。原以为留汉这家伙耿直，嘴甜，贪吃，简简单单一根肠子，谁知人家在“那方面”十分了得。

宴香府在县城的南头，从学校步行着去最多也就二十来分钟。俞林到了那里发现，宴香府修得像皇宫似的门忽然开了，俞林看见四个小伙计把一个醉鬼放在门板上扛着送

出来，那个醉鬼大声叫唤：“玫芳，你这娘们儿呀，害羞什么呀！”

“闭嘴！”

只见叶青青冲出来，她像一头小狮子，蓬着发，虎着脸，把手往腰间一叉，说：“你这个老倭瓜，见你的大头鬼去，还想要酒疯呢？再胡谰，抽你大嘴巴。快，把他放在大街中间让大眼睛轧！”

饭店的四个小伙计耸着肩窃笑着，照办，他们把那醉汉拨弄在大街中间，由他四仰八叉地在方圆街上躺成一个“大”字。

俞林混迹于看热闹的人堆里，叶青青的泼辣让他觉得很过瘾，这女孩身上有一股子他所陌生的狠劲儿，他还很欣赏她穿着靴子，有一种没心没肺的英气，女王似的。

这事也怪了，在学校里他可没这么注意过这个人儿，记得她朝他微笑过几次，目光流转生辉，而他把她看成面容娇美、学业较俗的千金小姐，就没怎么答理她。后来有几次

他看见厚脸皮边有才缠着她，所以对她就更不会正眼打量了，对于不在兴趣范围之内的女孩，他懒得往心里放。

俞林转过身想寻找叶青青，可是宴香府的门前已不见了她。店门虚掩着，看不见店里的生活内幕。



俞林壮着胆，走进去看，喊，“请来接一接送的东西！”

“我想呢，原来这样。”有人快活地朝楼上喊话，“小青青呀，有个大学生来找你。”

二楼好像开始有了点动静，是有人跟着拖鞋在走动，俞林循声望去，终于发现叶青青弯着腰探

露着小脑袋向下张望，头发像垂柳一样柔顺地挂下来，她的刘海那儿还挂着粉红色的小卷儿，就像可爱的一嘟噜一嘟噜的小水果。她两只眼睛亮闪闪的，当他们目光触碰到的瞬间，那里迸出闪闪烁烁的灼亮的光，像星星似的璀璨，美丽极了，把他都看愣了。

几秒钟后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受了惊似的叫了一声“妈呀”，突然把缀着“小水果”的可爱小脑袋缩回去了。

“是我。”俞林跨前一步说，“给你送东西。”

叶青青表现得更加离谱，干脆倏地一下像兔子那样逃走了。

俞林清清嗓子，执拗地说：“我代一位兄弟来送东西，总得送到呵。”

“我可转交不了。”小伙计说，“大学生，我们的脸子没有你长得白，小青青她看也不朝我们看。”

说话间，突然一道耀目的眩光亮起，二楼垂挂下来的枝形水晶灯整个亮堂了，只见青青笑吟吟地出现在楼梯口，她的黑头

发披在双肩，刘海柔亮而微微卷曲。她换上了藕荷色的紧身夹袄，两腮红扑扑的，眉宇间焕发着奇异的无法叙述的神采，仿佛浸润在无尽的喜悦中，与平日判若两人。

俞林傻傻地说：

“是，留汉和你说过了吗？”

她没理会，目光扑闪着说：“来了呀，你今天才来？”

“莫非弄错了？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！”俞林老实地说。

她走下楼梯，弯腰猛笑，然后手儿扶住软软的身躯，眼睛藏着笑意说：

“今天是谁的生日呀，要全世界的人都陪你今天过呀。”

俞林被她笑傻了，跟着笑了笑，也没敢多问，她是怎么知道他今天过生日？怕问得没深浅会被笑话的。他把护手膏交给叶青青，轻轻舒了一口气。

可是没等他告辞，青青变得默默无语，有点伤感似的连连地摇着头，说：“不想让你走，既然来了，留一留好吗？今天化学课贺老六都讲了些什么，你给我学学行吗？”

她那温柔的小着喉咙说话的语调让他不忍拒绝，还不曾有哪个女孩用这样亲密的口吻求过他呢。

就在这时，俞林听见店门被人恶意地推开，那扇重重的榆木门被狠狠地摔在墙上磕碰着。

大批的陌生人涌进来，为首的是一个中年人，他穿着立领的唐装，外套小羔羊皮坎肩，胡须修得很得体，头发光闪闪的，面孔是浑圆的，一脸的和颜悦色。紧随中年人身后的却是一拨凶神恶煞的来者。为首的中年人温和地说：“你们的叶玫芳老板没下楼，是正在梳洗吧！”

“她不在这里。”青青迎上去说，“出远门去了，你们有事就跟我说明！”

“放肆！想要花招？”紧随中年人的长着马脸吊眼梢的小伙子骂道，他抬手用中指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，周围的人全都闪开了道。

小伙子在店堂里耍弄开了威风，运足了气，忽而把铁叉嗖嗖地往上一抛，待它落下时他用粗壮

的手臂接着叉杆，居然能碰出碎碎的一片火星子，像电焊一样。他用铁叉足足地杂耍炫耀了一通后，嚷了一声：“封门！”

他手下的那些弟兄们乒乒乓乓地做些夸张的动作，人叠着人，先把宴香府的门堵上，然后又用大铁钉把门钉死，钉得结实实。

为首的中年人不愠不火，笑一笑，依旧不动肝火，润声温语地说道：

“你们的叶玫芳老板该梳洗完毕了，还是请她下楼议事吧。”

“她就是不在，你们赶紧滚出去，别耽误我们的生意。”

中年人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妮子，你的性子那么野，那么刚烈，你娘怎么也不管教你呀。”

青青轻蔑地哼了一声，昂着脑袋，翘起下巴，毫不示弱，她的性子里有着一种刚烈，它像腾起的透明火舌，年轻气盛的俞林都看入了神，一腔热热的血冲到太阳穴上去了，他捏紧拳头陪护在她左右。

“你们等着吧，等着人来收拾你们。”青青

说。

吊眼梢余怒未消，开始用铁叉东敲一下，西砸一下，稀里哗啦，弄出很大的砸东西才会有的声音。

顷刻，从楼上传下来一个好看的嗓音，说：

“来亲戚了？怎么这么热闹呢。”

俞林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从楼上下来，她留着长发，没有盘起来，长长地如同泻下来的瀑布，盖住了她窈窕的后背，她款款下楼时身上披金戴银的物件叮当作响，就像大蒙山里那好听的小溪流水声，只是她有一张粉脸，脸上的脂粉画得太厉害了，像台上唱戏的打扮，不像是生活里舒舒服服的模样，俞林都不敢正眼打量她的脸。

“我的天呀，是天仙下凡来了。”为首的中

年人满脸堆笑，“玫芳，要见你一面让我可是费劲了。”

“边二伯，您还亲自来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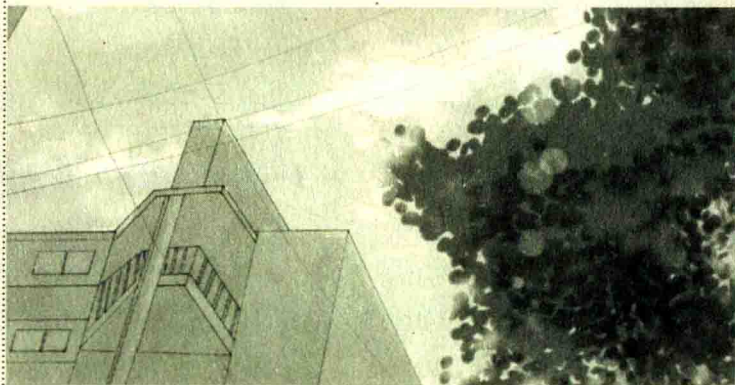
叶玫芳和那个叫“边二伯”的还相互挽起胳膊不放以示亲昵呢。

青青把头一甩，对俞林说：“走，跟我上楼吧，有些人真没志气，虚情假意。”

俞林发现跟着吊眼梢的一帮子家伙也说变就变，开始咧开大嘴，厚着脸皮笑呢，还张罗着拔去大门上的钉子。

这真像是在演一场荒诞戏，俞林没怎么看懂，便皱着眉慢慢探究着。

他走路时一步一回头，变得很入神，不知情的还会认为他看得津津有味。他顺着楼梯走了八九级，听见下面吵嚷什么“让边二爷抱一抱吧”，





睛。

便斜着肩往下张望，不小心撞在墙上，打了个趔趄。

“来！”俞林听见青青在他耳边柔声说道，她悄然地非常自然地捉住他的手，埋怨说：“看什么看，很丑的。”

俞林感觉自己像个空心的气球摇摇晃晃，有一种遥远的暖意升腾在内心，那双牵住他的小手那么温暖，柔软，滑溜溜的，在他的手背和手心之间攒动，像一个温热脆弱的鸟蛋，又像刚刚摘下的薄皮的蜜桃，让他都不敢下手去握。

等上了二楼，她还没把手松开，他也就由着她，不好意思做任何改变。

她把他带进了饭店的账房室，那里散着零星的账本，有一台打开的电脑，桌上有打开着的粉脂

盒，有镜子和梳子，还有刚画了几笔的美人眼

睛。四周的墙上已经挂满了很多幅大美人的画像，她们的眉眼为什么都似曾相识？有的笑着，有的忧伤着。

俞林狐疑地看一眼，没顾上细看。走进女性气息特别浓郁的地方，他感觉呼吸局促，不太适应呢，况且他压根儿和她不熟，就糊里糊涂地跨越了许多距离。

“你想问贺老六老师给我们留的课堂练习题吗？”俞林问着，试着慢慢把手抽了一抽，不知怎么，她意识到了，松开手说：“你的手出汗了！”

俞林看看窗外，说：“窗外就是小蒙山哪。”

青青努力笑一笑，打开窗子，对着不远处灰黛色的小蒙山说：“再借我一点光亮吧，我要看明白山景呀！都说只要有月光的夜里看清楚蒙山上有鹿的影子，就能梦想成真

呢，我跟人赌过气，说有朝一日你会来这里看我的，就这么站着，微笑着，没想到会这么顺利，那么快。”

“这，”俞林小心地纠正说，“我今天是代表别人来的，代表谁你一定清楚吧！”

“太知道了。”她妩媚地笑起来，“你代表天，代表地，代表雪花。”

“我还代表留汉呢。”俞林说，“赵留汉。”

“随便。”青青笑得更欢了，“你不会飞走吧？”她说，睁着美丽的眼睛细细地察看他的神态，“我不会忘记你今天帮了我的事！总有一天，我会唱一支最好听的歌，只给你一个人听！”

“到时我来伴奏吧。”俞林笑着说，“你是喜欢我吹口哨伴奏还是击掌拍拍子呢？”

这时，叶青青的母亲叶玫芳拉开了门，她没走进来，站在拉开的门外用眼睛瞟着俞林，和蔼地说：“你是青青的同学？”

“他是。”青青抢着

答道，“我要问他化学作业，所以好不容易才把他留住。”

“我问他呢，哟，你母亲有好福气，修来长相精神又有主心骨的儿子。”叶玫芳说着笑一笑，侧过身子对青青说，“下面很乱的，你下厨房来搭把手。”

青青上前，“砰”一声把门关上，拉扯他的袖子，用脚尖抵上门，然后偏着脑袋说：“我命令你留下，因为你不能食言。”

俞林顺从地打量她，今晚他没有了往日说一不二的脾性，不知怎么，他并不急于回家，她的小仙女一样闪着火星的率性和透明如诗的娇憨，让他听不真切城里奶奶催促的声音了。叶青青身上有一种带着香味的美妙，让他迈不开步子。

跟着她下楼后俞林发现那拨闹事者已被安排在包间里了，他们的人马占了三张大八仙桌，那些刚才举着铜刀铁叉家什的手开始捧着杯盏喝茶品酒。

这天几个包间都是满的，小伙计们被客人们差使得团团乱转，剁肉的、

择菜的，忙得鸡飞狗跳，都有些招架不住了，后来把俞林也使唤上了。

青青偷偷地笑，开始拌面做桃仁甜饼，刚沾上手就对俞林说，一会儿下生日面好不好。她很欢快地干活，得闲时她还对那个吊眼梢喝道：“你叫他们赶快去洗手，不然绝不伺候，不给上菜，只上饲料！”

那吊眼梢哄笑道：“哟，妮子对大哥很关心。”

“呸！”青青说，“我是怕你们不洗手，弄脏了我那些餐具！”

叶玫芳走过来，她看见俞林在帮忙搬面粉，就说：“哎哟，折煞人了，你这手哪是干这种粗活的，赶快回家温习功课吧，我看你就是个考状元的主呀！”

青青虎着脸，闷闷不乐，弄得俞林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挺不自在的。

青青依旧在拌面，但她几下子把做甜饼的面和成稀泥状，然后气呼呼地摔了和面盆跑到案板上去擀面条，一下子把面坯中间擀出几个大窟窿。她更生气了，一抬手把装桃仁

的瓶子给碰翻了。

叶玫芳含笑地由着女儿耍性子，嘴上说道：

“这妮子的心性可毒了，怪我当着她同学说了不中听的话了，看，桃仁瓶倒了也不扶一把。”

“是它倒，又不是我倒。”青青叫道。

很快，叶青青放下手里的营生，陪俞林出店门，看样子她是不愿意让俞林为难、受窘吧。要分别时，俞林看她撅着嘴，就想不出说别的什么话了，但觉得沉默着更不好了，就说：“走了。”

他头一抬，发现那女孩美丽的眼睛里噙满了发亮的泪水，月光下，像含了两颗泛着温柔冷光的珍珠。

“别这样哩！”他惊慌地说。

她还恼了呢，说：“不要你管，反正泪不是为你流的。”

从那一刻起，俞林知道，他的情感世界里将多了些什么。

（此为秦文君最新长篇小说的节选，此书即将出版）

插图 / 毛晟匀



大人

总是有道理

(外二篇)

※ 郑春华

今天是星期六，马鸣加早晨醒了不用急急忙忙爬起来去上学，他可以在被窝里伸伸懒腰，打几个滚儿，然后想想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可以做，或者有什么开心的地方可以去。

马鸣加轻轻松松地起来了，他刷牙、洗脸，然后走进客厅。还没开口，就听见妈妈问：“你洗脸怎么只洗眼睛的？”

马鸣加回答：“没有啊？”

妈妈说：“那你脸上怎么是干的？”

马鸣加摸摸脸说：“我脸上干，你们就说我没洗过脸；我脸上湿，你们就说我没擦干，没洗干净。”

妈妈听了刚想笑，还来不及，马鸣加又说：“还有吃饭也是这样，我剩饭多了你们就说我只吃这么一点；我剩饭少了你们就说我只多吃这么一口。”

妈妈又想笑，可仍然来不及，马鸣加继续说道：“还有老师也是这样，我字写得快了，就说我不认真；我字写得慢了，就说我拖拖拉拉……反正你们大人总是有道理的。”

妈妈终于“哈哈哈哈”笑出声来，可马鸣加没笑，他觉得这没什么好笑的，更何况他笑不出来，因为说到老师，他立刻想起一件令他非常烦恼的事情，一件让他差点忘记了的倒霉透顶的事情，要是真的忘了，星期一马鸣加就别想进教室。

这样一来，马鸣加早晨刚醒时的愉快心情立刻不见了，就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。

妈妈收拾好了碗筷说：“今天天蛮好的，我带你去动物园好吗？”马鸣加想去，但没心情。

“问你呢？”妈妈说。

“不去。”马鸣加低声回

答。

咦？妈妈觉得有些奇怪，扭头看马鸣加，马鸣加已经不见了。

马鸣加走进了自己的小屋，拿出本子，开始写老师布置的三份检查。他回想了一下老师的话：“回去给我写三份检查：一份是乘车的，一份是语文的，一份是全部加在一起的。要是完不成你星期一不许进教室。”

马鸣加先咬笔尖，再咬笔头，咬着咬着咬出了三份检查：

乘车的——我乘车的时候跟庄纯纯先从前面打到后面，又从后面打到前面，这样是很危险的，今后一定改正。

语文的——我这次语文考试只考了89分，这是因为我不努力、不用功造成的，今后一定改正。

全部的——我乘车打架，语文考试成绩不好，今

后一起改正。

马鸣加“唰唰唰”，不一会儿三篇检查全写完了。可他没有立刻高兴起来，因为他发现检查写短了，数一数，每篇都不满一百字，这是老师早就向全班同学规定好的！

怎么办呢？马鸣加真的写不长！

马鸣加趴在桌子上想啊，想啊，终于又拿起笔来重新写：

乘车的——那天是11月11日，天气有时候出太阳，有时候不出太阳，有时

加立刻数了数，嘿，已经有八十七个字了！再加上前面写的，一下就超过了一百个字。

马鸣加按照这样的思路，“唰唰唰”又将另外两篇检查也改长了，他心情顿时好起来，打开门就对妈妈大声说：“妈妈！我马上就跟你到动物园去！”

星期一，马鸣加背着书包和书包里的三份检查来到学校里，还没上课呢，他就规规矩矩坐在位子上，可一直到中午，老师也没来跟马鸣加要过检查。老师是忘记了？还是不要了？马鸣加一下懊恼起来：还不如不写呢，老师根本就没想起来过。

走进来的庄纯纯就跳起来打他一下脑袋。忽然老师进来了，她径直走到马鸣加面前问：“我让你写的三份检查呢？”

马鸣加愣了愣，赶紧转身从书包里拿给了老师。

老师看过了说：“我让你写的是检查，不是绕口令，你写那么长干什么？全是空的！回去给我重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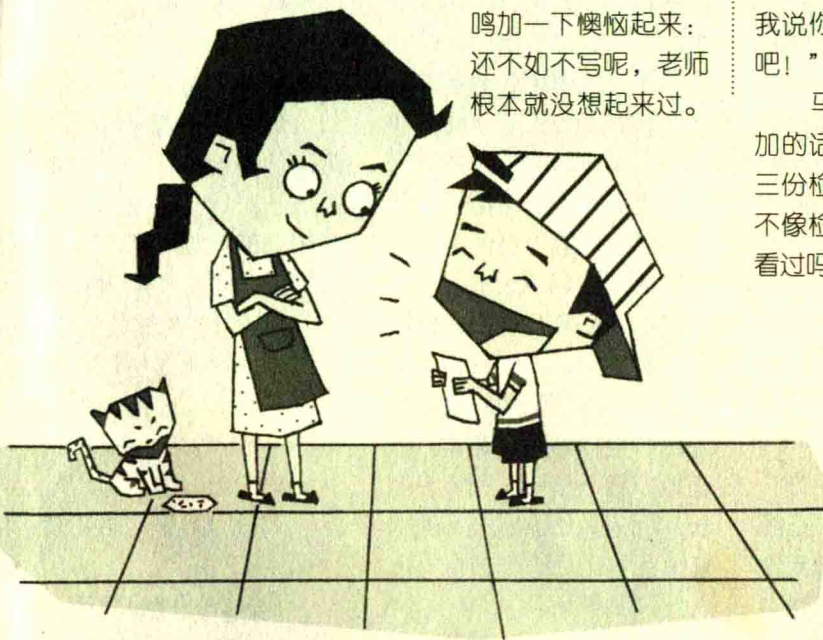
马鸣加气得要命，一回到家里就对妈妈说：“我检查写短了，老师就说我写的是口号，字数不够；我检查写长了，老师又说我得像绕口令，太长了，很空。我说你们大人总是有道理的吧！”

马鸣加的妈妈听了马鸣加的话，然后看了马鸣加的分份检查，说：“我也觉得不像检查像绕口令。你自己看过吗？”

马鸣加这才想起来自己光顾数数字了，根本没看过，他从妈妈手里拿回三份检查生气地看起来，可看着看着马鸣加也笑了，而且还笑出了声音。

妈妈说：“不要总挑大人的毛病，也挑挑自己的毛病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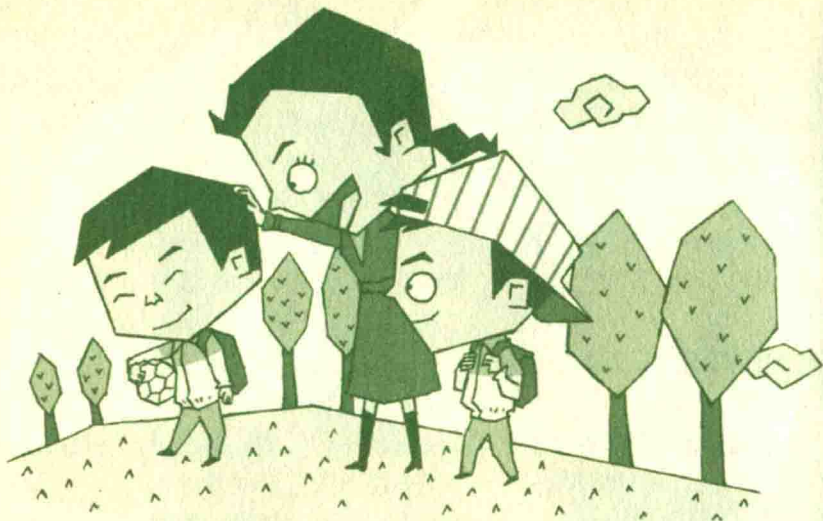
这回马鸣加总算没有说“你们大人总是有道理的”这句话。



候又好像要下雨的样子，不过到晚上也没有下，一直还是有时候出太阳，有时候不出太阳，有时候好像要下雨的样子……写到这儿，马鸣

这么一想，马鸣加就觉得自己吃了很大的亏，少玩了很多时间，他一下跳起来，看见从他面前走过的陆军就趴到他背上；看见从门外

一张旧卡片



马鸣加和庄纯纯蛮要好的。这第一是因为庄纯纯也很喜欢足球；第二是因为庄纯纯讲话特别幽默，他从来不说，“我们低年级的好欺负吗？”而是说“我们低年级的瘦吗？”他从来不说，“打他一拳！”而是说，“砸他一拳！”有一段时间马鸣加只要想起庄纯纯告诉他的一件事情，就会忍不住笑起来：庄纯纯在外婆家看世界杯，他一边看，一边激动地连连叫着：“进！进！”可球偏偏不进，正在这时比他大两岁的表哥走进来说：“我恨足球！”因为表哥一直都不喜欢足球，结果这句话把庄纯纯给惹火了，他跳起来就砸他一拳，要不是外婆冲进来把庄纯纯紧紧抱住，还说了一句，“不喜欢足球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！”庄纯纯他非把表哥

砸扁掉不可。哈哈哈哈哈真是太狂了！

可最近这几天庄纯纯有点不对劲，他总是不完成回家作业，放学时老师让他留下来补，他就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逃走，即使老师把他的书包扣住，他也会丢下书包逃走。今天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，他因为老师说“你没完成作业到办公室去”，竟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铁棒冲到操场旁边，一边大哭大叫，一边将老师停放在那儿的一长排自行车通通打倒在地，要不是校长和年级组长冲出去从后面拦腰将他抱住，那排自行车非被他打成一堆烂铁不可。

马鸣加的妈妈听完以后对马鸣加说：“你以后少跟庄纯纯在一起玩，不然他会把你带坏的！”

可让马鸣加的妈妈非常生气的是马鸣加还是总跟庄纯纯在一起玩，而且玩得

比以前还要好。这件事情就连老师也跟妈妈联系过好几次，好像马鸣加要是再跟庄纯纯玩下去，就会变成和庄纯纯一样的坏孩子。

妈妈为这件事情很操心。这天下午她特意在放学之前赶到学校门口，果然看见儿子又是和庄纯纯一起走出校门的。妈妈顿时气得脑袋发胀，等庄纯纯一离开，她就冲到马鸣加跟前大声问：“你为什么还要跟庄纯纯在一起玩？你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？”

马鸣加一愣，没吭声。

“你是不是也想变成一个坏孩子？”

马鸣加还是没吭声。妈妈生气地大步朝前走去。

不一会儿马鸣加追上去对妈妈这样说：“妈妈，庄纯纯好比一本书，虽然封面不好，但它里面也有好的故事。我可以和他的优点玩，比如他足球踢得比我好，体